



在这个细节越发琐碎和详尽的下午,天赐死了。他的死经过无数个梦境的增补和修复,也许已经超越了现场真实,因为福小站在他十五米之外的地方,但在梦里却如在眼前一般,最微小的死亡细节都不曾被忽略。

罪魁祸首是两条船,它们交错经过石码头时各向对方鸣了一声笛。这是水路表示友好的规矩,但在陆地上引发了血光之灾。嘞,像放了一个屁;嘞,像放了又一个屁。第一声让半下午就开始午睡的天赐右腿抽动了一下,如果只这一声,他会继续睡,和最近的四天一样,平平安安度过第五天;但是第二声又响了,他的左腿也抽动了一下,随即人像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。他在昏暗的屋里(福小的梦中,屋子里是昏暗的,尽管如此,她还是能清楚地看见弟弟的一举一动。此刻,她本人放下手中的作业,从门楼底下站起身,想看看两声汽笛是否惊动了弟弟的神经。在梦里,她看见了身后的一把大椅子和一把小椅子,大椅子

于此难得良机,小青手金春将军把府邸团团围困。朱砂滚子万东见有机可乘,遂连夜西进,火中取栗,将隆隆车马驶入府内,金银财宝悉数卷走,美妾娇娘无一遗落。待金春将军人马赶到,高墙内已是满地狼藉。

“朱砂滚子万东胆大贪吃!我损折了一百三十余个兄弟!巡督大人,这厮需得交出大宗银两,除了充实府上银库,还要如数归还我营。这厮为遮人耳目,随破瓷烂铁押来十几个粗丑女人!巡督稍待,我让人当即呈上编目,那上面一器一物,包括端茶老妈子都记个清细,大人看过便知!”小青手金春击掌三声,副将进来,递上一个皱皮本子。

舒莞屏有些惊异: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,什么瓷猫枕、鸟笼、雕花檀椅、铜夜壶、烟枪、大漆镶银碗盏,细碎无尽,满满五页。最后一页是女人的名字,姓氏身份,洗衣房役工、房上侍女、厨娘,共十四位,年龄三十至五十不等。舒莞屏将编册掷在桌上:“将军所说何为?到底是何府邸?”

“还有哪个!就是舒府啊!”舒莞屏只觉得两眼发蒙,耳畔轰鸣,再无法听清旁边的人说些什么。副将离去,小青手金春将军站起。舒莞屏仰靠椅背,一动不动。“大人疲累了。”金春将军低头看了看,嘴里发出“啦啦”声,不再说话。“我来问你,你要据实以禀,不得有误。”舒莞屏睁开眼晴,语气突然变得沉实冷利:“舒府一事是否先行禀报府上?事后府上可曾知晓?”

“啊呀巡督!大营这些年‘平了’多少大户,都是顺手就便的事。府上知道自然高兴,也求之不得啊!”

“我再问你,这一次,府上大人事先是否知悉?”

上放着课本和作业本,小椅子上还留着她的体温)像喝了酒的猫机械而又安静地摇晃身体,光着脚寻寻觅觅。他在惊醒之后突然觉得身体里烧开了水,有很多泡泡想往外跑;同时,他无端地觉得这世界过于完整,需要什么东西把它给稍稍分离一下(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也只能出现在第三人称的梦境里)。他像后来福小才见过的机器猫一样,摇摇摆摆地爬上凳子,摘下挂在墙上的、只有在姐姐辅导自己时才用的废弃的书包,从里面拿出文具盒,打开,颤抖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起削铅笔的手术刀片。它怪异的造型让天赐在捏起它的一瞬间笑了。手术刀片很小,可再小也是刀,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一点;他们以为他只对那些日常的、手边的凶器感兴趣,菜刀、镰刀、斧头每次用过后,都藏在他看不见找不着的地方;自从截了朱永久老婆的屁股,筷子也被列为重点藏匿对象。他下来,居然没蹬倒凳子。开始在空气里切割。天赐如此明确地直奔刀片,福小也只有在梦中才敢如此还原真相,它缺少必然的逻辑,因为天赐更擅长把手边的东西变成凶器;但她的确在无数个梦中看见他摇摇摆摆直奔刀片,然后开始切割。空气切开了又复原,世界依然完整;天赐开始切割被褥,很好,割开来再也合不上,被褥打开了一张张尖锐和修长的嘴。福小听见天赐在梦里笑了,声音单纯,像闪电到来之前。

如果天赐那天下午的傻笑没有从散漫、平旷骤然变为压抑和癫狂的尖笑,福小就接着回去做作业了。那她看见的弟弟的血就只能 是静态的了。她走在半路上,担心弟弟会被两声汽笛吓着,这时候天赐已经割完了被褥,世界破碎之后他愈发感到身体里有水在沸腾,咕

咚咕咚的泡泡到处在找门路,他凑近门以便在更好的光线里看清沸水和泡泡们在哪儿。他把刀片指向左手腕的静脉,一刀下去,如同梦境里的画外音,福小听见弟弟说:嘿嘿,找到你们啦!

血开始像市中心的喷泉那样往上冲,也像焰火,吓了天赐一跳。但是舒服,沸水和泡泡们出来了,一路欢歌。血喷出来时吹着口哨,福小听得见,调调很像后来听到的《欢乐颂》。她看见了,弟弟的血升起来又降下去,逐渐成为驯服的溪流。天赐在门前坐下来,对着她笑,说:“姐,有人在我肉里给我挠痒痒。好受。”

福小喊:“天赐!”就要往上冲。

天赐右手里的手术刀片往前一挥,像往常一样划了一道颐指气使的楚河汉界,“姐,不许你过来!”那口气跟说“姐,不许你吃!姐,不许你动!姐,你再不听我就告诉爸妈,让他们打你!”一样。他把刀片又来回挥了两次。

福小站在那里四秒钟,却像十四年那么漫长,看不见的时钟的秒针在动,每走一格都地动山摇。但在梦里,福小看得见整个世界,听得清这个下午所有的声音,闻得到新鲜的血液扑鼻的温热和甜腥。父母的水斗停下来,汽笛声之后任何角落都没有尖叫声跨过运河,他们大眼瞪小眼相互看看,水斗接着拉起来。祖母从《圣经》上抬起头,耶稣的脸色没变,花街还是汽笛响起来之前的花街,她又接着往下念:“母亲怎样安慰儿子,我就怎样安慰你们,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……”有人在花街上缓慢地走,有人似乎在他们家的门楼下停留。但这些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,福小往前走一步接着就往后退两步,仿佛一种游戏。

福小那天下午听见了十二只



○张炜(连载 101)

“开始未及禀报,后来闹成这个样子,府上大人自会知悉。不过如何裁定、怎样分清干系,全凭巡督明晰了!”

舒莞屏血涌额头,双臂胀痛,心跳如鼓。他紧咬牙关,扔下几个字:“等候裁决吧!”说完即向大门走去。“大人!”后面传来声声呼叫。他充耳不闻,大步踏入漆黑的夜色。起风了,庙宇檐头发出尖利的呼啸。憋儿走来,舒莞屏仍未停步,一直沿残院往西走了很远。他迎着西风停下,转脸,对憋儿发出指令:“备马,即刻起程。”

“大人,出了何事?夜行?”

“一刻不可耽搁!”

五

车马驶出大营。所有人心生疑惑,却不敢询问。憋儿行令坚决,车夫抖起精神,几位武士策马在前。匠师和总兵同乘一辆驷车,憋儿和舒莞屏一起,武士骑马殿后。风在加大,山谷寒凉。夜鸟呼鸣不已,一只粗粝一只尖亮。“哦咳儿唉噎!色而得利!”“呜呜呼哟!呼哟!”它们在山谷里一东一西遥相呼应。后来鸟鸣突然停息,接着是一只猫头鹰,它突兀的叫喊 在清凉的月色下格外凄厉。憋儿靠拢一下:“这鸟儿太惨了!”

因为提前多日转于下一程,一路无人接应。舒莞屏只嫌车马

不快,再次催促。车夫鞭声频响,车轮时而腾跳。武士提醒:“山路陡窄。”“我们不走驿路,非把车子颠散了不可!”憋儿一手揪紧车子,一手揽护总教习大人。舒莞屏两眼盯住车马,恨不得让它们飞起来。武士在车后紧跟,呼喊:“大人,我们该从北边绕行,那路好些。”憋儿说:“那要走更远的路。翻过前边垭口就是下坡了。”舒莞屏问何时才能赶到朱砂滚子万东的大营,憋儿说:“天亮吧,不过主营在白石镇,那还要跑一会儿。”

舒莞屏心中默念一个名字:吴院公。只有老人在天之灵能够保佑舒府了。那个古老深幽的府邸占地几百亩,后来又在西南二十里外建了西营。自己在府中时间不多,父母大人过世后伯父舒铨接手府中事务,就随院公去了西营,而后去同文馆。记忆中那些阴长的胡同、精致的花园、长满青苔的石栏、曲折的廊道,像里勾外连的迷宫。最难忘的是那个惊耸之夜,奶娘浑身战栗捂住他的嘴巴,躲进密室。而今,此时此刻,那个阴森与明媚交积的高墙之内,究竟是何等惨状,已不敢想象。他毫不顾惜府中主人,更不在意堆积如山的物器,只有那些无处不在的气息与呵声:它们由逝去的先人留下,是未曾谋面的祖母、外婆、母亲和奶娘,是她们。在她们的柔声呵护之下,丁香和玉兰绽开花瓣,娇媚的

蝉同时叫起来,千真万确。重复做了差不多二十次梦之后,她才一一辨出每一只蝉所在的方向:东南三只,西南两只,正北一只,正南两只,东北一只,正西两只,西北一只。弄清楚方向后,她画了一张蝉声分布示意图,想从图中看出点东西,却苦思冥想一无所获。福小确信当时她因为蝉声走了神,她站在距离弟弟十五米的青砖小路上,样子很像灵魂出窍。后来,她听见天赐的声音摇摇晃晃:“姐,我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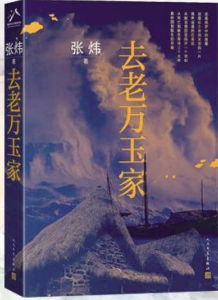
福小猛然看见脚底下自己的影子,两只胳膊张开,脑袋歪在一边,像祖母每天礼拜的十字架上的耶稣。她开始往屋里跑。

弟弟在她怀里笑的力气都没有,脸像一张空荡荡的演草纸。天赐说:“姐,我真冷。”福小抱着他叫弟弟,同时扯开嗓门喊人。花街那个下午出奇地安静,福小听到天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姐,我把景给你。”声音断断续续。福小号啕大哭,悲痛和恐惧瞬间贯穿了全身:原来死真的会来。

天赐死了。在梦里一遍遍地死。天赐每死一次,福小都要大汗淋漓地醒来。在蝉声响起之前天赐漫长的流血过程里,她在想什么?等到很久以后她敢于直面此事时,她发现,这在前很多次梦里被刻意回避掉了。她开始在接下来的梦中睁大眼睛,像间谍一样潜入梦中的福小体内,开放身体的每一个神经末梢,几经完善,现场可以如此复原:

天赐手持刀片,不许过来!她站住了,她突然想,也许这样更好。你伤害自己,从此知道伤害别人的痛苦;从此你可能再也不会痛苦,再也不会让别人痛苦;如果你解脱,也解脱别人,再不必半夜为你忧愁。

(未完待续)



猫儿在精砌的石栏上奔跑;更夫穿了黑鞋,露着白色的布袜巡夜,一直走到边厢,在那里伸出烟斗与捐枪的院丁接火。这里像一架运转有序的机器,真正的掌管者是吴院公。

舒铨成为舒府主人之后,府中枯死了两棵百年古藤、五株桧树和一棵最大的雪松。“不祥之兆啊!”吴院公避走西营,牵住他的手,声声叹息。舒铨开筑六角宫,将原来的温泉扩展几倍;原有三个妻妾,后又迎娶四个,称为“七姨太”。年轻的姨太只有十六岁,加上几位女仆,在雾气腾腾的汤池边与老爷玩“摸瞎狸乎”游戏。

舒莞屏最放心不下的是奶娘花婢。最后一面如在眼前,不忍细思。因为她年轻时貌美如花,人称“花婢”,年纪渐大仍有一副好身材,大眼漆亮。“奶娘啊,您是熟悉密室的,愿您躲过这场灾殃!”舒莞屏一遍遍念着,喉咙如同烙炭。他开口欲问憋儿车到哪里,竟对方吓了一跳:嗓子哑了。“大人莫是害了风寒?就要攀上垭口了。”

车马明显加速,只是颠得更重。已近凌晨四时,再有一会儿就能见到曙色。舒莞屏希望天亮找到近路,快些进入白石镇。为了不再周折,他让武士先抵大营,告知巡督一行即将到来。这也许是今生遭遇的最大险峻。

(未完待续)



星空与半裸树

○陈彦

(连载 55)

“征用后,蒋存驴接到传呼,即飞一般赶到了出事地点。他是在‘工作需要、工作范围、工作时间’里以身殉职的,完全符合一切因公牺牲条件:一、说他‘担任向导’并不为过,他对路径熟悉,摩托是他开的。需要说明的是,方圆几十里就他摩托开得最好,并且敢于夜间飞车。他抄的是近道,月光下我们甚至已经看见了罪犯逃跑的身影。二、‘担任运输任务’,这个似乎也不用多讲。我与干警小高一个坐在车斗里,一个坐在他屁股后边。我俩都拿着手枪,一个盯左边,一个盯右边。存驴在发现逃犯后,加速追逃,因道路转弯太急,刹车失灵,才导致坠崖的。三、也是最关键的一点:蒋存驴同志在生命最后时刻,没有想着自己,首先让小高和我快跳车,为保护我们,他甚至还做了一个挽救动作,把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悬崖边,才让小高跳车成功。我因实在来不及纵身,而与他一道翻下深沟。幸好有那么一块缓坡地,才救了我的命。说他在‘对敌斗争’的关键时刻‘实绩特别突出’,我也表示完全赞成。至于这么个具体人,是不是‘足为后人楷模’,大家可以各抒己见。可最后那一刻,他把生让给我和小高,把死留给了自己。事实也果然如此,我们两个活了下来,他……(哽咽)足以成为我何首魁的楷模!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比在座的都高大!对不起,我不想讲大话,蒋存驴平常也的确不是一个守规矩的人,顺手牵羊、小偷小摸、打架斗殴、耍牌赌博、吊儿郎当、混吃混喝,甚至见了大姑娘小媳妇还爱怪话连篇、动手动脚,都是事实。为这些事,我用警棍戳过,大头鞋踢过,手铐铐过,黑房子关过,可他每每在关键时刻,还就能站出来,像他蔡表舅说的那样,奋不顾身、赴汤蹈火!同志们,我活了几十年,就明白了一个道理:老天对人唯一的公平就是生命。这是它给世人的最大恩典,让我们都来活一回。可只让你活一回!谁都只给一回!哪怕你再能,把天能戳个窟窿,活完了都得滚蛋。谁不想长寿?谁不想多活呀?蒋存驴脑袋没谁尖、比谁傻吗?可在千钧一发之际,他毅然把自己交出去了。今年刚刚三十六,是本命年哪!他腰上还系着红腰带,脚上穿着红袜子,摔成莲花落子后,我才看见,里面还穿着红裤头……他比谁都想活呀同志们!他不英雄谁是英雄?他不烈士谁是烈士?我们身上都有毛病,这个世上没有完人。谁要说他是完人,那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!当然,蒋存驴身上的毛病可能多一些……不把蒋存驴同志的事办好,我他妈就不干这警察了!谁给国家卖命哪!都靠卖嘴皮子、说大话能行吗?你看我们一开会,卖起嘴皮子一个比一个能,卖得好的还都风光无限了,可关键时谁朝出站哪?那些没说过一句大话却能站出来的才是硬道理,才是真英雄啊!狗日拐卖妇女儿童的,已经整得好多家都要妻离子散、上吊服毒、家破人亡了……蒋存驴同志是多次分文不取地追逃啊!我们要对得起蒋存驴,不要求全责备……谁不服,谁拿命去试试嘛!”

大家还从来没见过何首魁哭过,可今天他不仅一边狠狠拍着床板,一边还声泪俱下了。

当然,最后老何也有些婉转地说:“我也知道烈士的荣誉是崇高的,英模的称号是神圣的。申报程序十分严肃复杂,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办下来。综合考虑,蒋存驴也确有短板。我个人认为他是烈士,只能代表个人的认识和意愿。何况也不能再僵持下去了。烈士够不上,将功折过,授予他一个见义勇为的勇士总是可以的吧?报县政府就可以审批,来得也快。这是我最后的建议!”

这个建议倒是很容易就达成共识了。赔偿条款也都同意按最高上限处理。然后就是跟蔡表舅的谈判了。蔡表舅非常清楚烈士与勇士之间的差别,可这次是南归雁、何首魁、安北斗与县公安局一同跟他谈话,都明确表示,烈士的审批程序特别严谨,会涉及蒋存驴同志的一贯表现。要他们蒋家先接受见义勇为勇士称号的申报。这也是由县一级人民政府授予的崇高荣誉。蔡表舅毕竟是明白人,他提出烈士、英模称号,本身也有法乎其上、取乎其中的意思。加上这场拉锯战已将他拉得身心疲惫,也有知难而退的意思,就说蒋家保留烈士的申诉权。

一场风暴眼看就要化解了。可蒋家还是闹得不行,嫌赔款太少,与他们的要求距离尚大。加上战线拉得过长,家里都有事,情绪就颇为激愤。他们竟然把安北斗团团围住,有人甚至还推推搡搡地想下手打。安北斗能做到的就是骂不还口、打不还手。农村工作做得多了,他知道自己冷静和笑脸是唯一降温化解矛盾的良药。别人能闪闪的都闪了,能躲的也躲了,唯有他,南归雁更进一步明确:镇政府是全权处理后事的负责人!一切都得兜着、顶着、受着、忍着。他喊道,谁都不要乱来,他要跟“总代表”蔡表舅谈话。可这帮人发现蔡表舅的着力点并不在钱上,便有些想撇开的意思。就在大家把他推到蒋存驴棺材前,逼着他闻里面的臭味,有人甚至还在后边强压头颅时,蔡表舅挽着蒋存驴的娘走进了灵堂。

(未完待续)